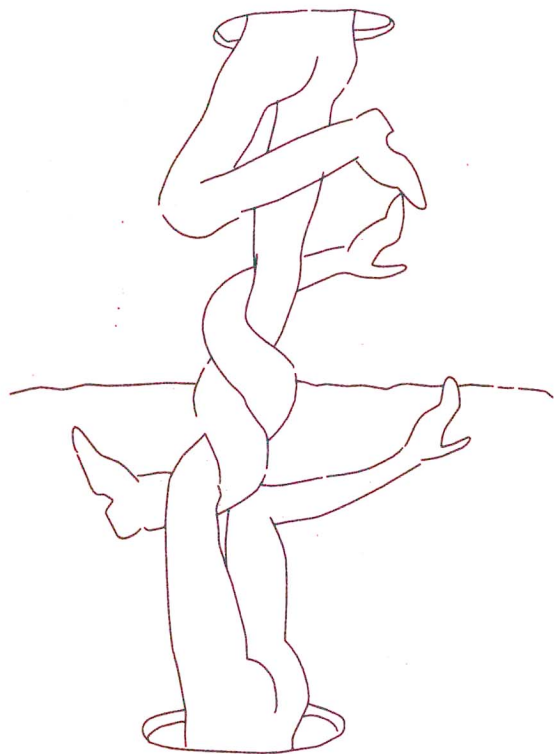


酸性的恋

爱



中国现代名家情爱争议小说

依昂编

中国现代名家情爱争议小说

酸性的恋爱

责任编辑:邓积仓

封面设计:依 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现代名家情爱争议小说/张碧梧等著. —西安:太白文艺出版社,2002. 3

ISBN 7-80605-983-7

I. 中... II. 张...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现代

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现代 IV. 1246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16680 号

中国现代名家情爱争议小说

依 昂 编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 131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天坛福利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56.5 印张 1220 千字

2002 年 3 月第 1 版 200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4,000

ISBN 7-80605-983-7/I·873

总定价(共五册):95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
(邮政编码 710061)

目 录

- 酸性的恋爱张碧梧(1)
精神病患者的悲歌.....徐 讷(18)
PIERROT穆时英(124)
新婚惨史.....许廑父(153)
团圞等待中秋节严独鹤(160)
一束情书张碧梧(175)
恨胡天农(185)
柔乡苦海录朱瘦菊(194)
牧羊哀话郭沫若(209)
玉君张振声(219)
露西亚之恋无名氏(293)
不结婚的恋爱顾明道(313)
婚姻问题徐卓呆(320)
爱之焦点张资平(332)
碧桃花下胡山源(348)

酸性的恋爱

张碧梧

这一天午后，宋悟奇觉得头痛很剧，虽有几件未了的案件，尚须进行侦查。却懒得出去奔走，便在家里休息，偏偏又来了一位男客，瞧他的名片，是姓庄，名叫载福。悟奇只得和他在会客室中相见。悟奇一眼瞧见了，几乎要失声笑出来，原来他生得身材短矮，却很肥胖，瞧过去活像是一截直立着的冬瓜。面色黄里带黑，黑里泛红，和成一种难以形容的色调。左眼的下眼皮，向下撇开着，翻出里面鲜红的皮肉。他必是自知难看，便戴了一副淡黑色玻片的眼镜，只是黑色太淡，内容仍然可辨。鼻尖是向左歪斜，上嘴唇的中央，又缺少一块，露出那焦黄污浊的牙齿。左臂必有残疾，所以行动时，总是贴在身旁，一动不动。右腿也有疾病，走路很不方便，累得全身都随着扭动，那状态真是难看。可是他的服饰却极其讲究，身穿驼灰色水纹缎的长衫，罩着一件新式黑纱的马褂。脚上是穿的黑皮鞋，乌泽有光，白丝裤也纤尘不染，头上戴了一顶雪白的呢帽。见了悟奇，立刻脱下，现出他的头发向后梳得很平滑，只可惜头发太少，遮不住满头顶大小不等

的疮疤。在他举手脱帽的当儿，忽有一道晶光射入悟奇的眼帘，悟奇知道他的手指上必然戴着钻戒。悟奇心想这套服饰，倘是容貌美好的少年穿在身上，怕不被人称为美男子，可是像他这样的人穿着，非但不能稍增其美，且适足以更形其丑。我国的小说上，往往有所谓十全不全的丑人，但总以为必是著者故甚其词。不料竟然有这样容貌奇丑，肢骨残损的十全不全的人，这到真是第一次瞧见呢！悟奇晓得，凡是丑陋的人，最怕别人凝视着他，所以只用敏捷的眼光，瞧了他一个普遍，便请他就座，他坐定后，立即和悟奇寒暄起来。这一开口，竟又发现了他生理上的两个缺点，原来他又是喻鼻头，讲话的声音，异常沉闷；再有口吃的病，一个很短的语句，他却接接巴巴，要说好一会工夫。悟奇不愿多费工夫，听他这番谰词，趁他吐字停顿，接续不上时，截住了他的话头，问道：“请问庄先生下顾有何见委呢？”他当即说明了来意：说是他近来遇着了一桩极痛心的事，这事倘然一旦传扬开去，他简直要没有面目再见一班亲友，必致被迫离开他可爱的故乡，去做异乡之客。所以必须在这事尚未张扬之前，查明白实在情形，好自家先站稳了脚步，设法保全清白的家声和他的高超的名誉。但是这回事的内容，十分隐秘，非有侦探能手，必不能侦查明了。他因久闻悟奇的大名，所以专诚来访。他又说这件事的主人正是他的妻，原来他的妻，在最近两三个月当中对待他的神情，迥没有从前那般亲昵，行动也越乎常轨，天天必得出去，去处又非常诡秘，再也不肯说出。因此他疑心他妻有非分的行为，一经注意，果然得到种种的证据，足以证明他妻已经丧失了节操，做出了下贱的事……他说到这里，似乎觉得很羞惭的，从袖管中掏出一方丝帕，连连的在脸

上揩拭，大概是要借此稍稍掩蔽他的愧色罢。悟奇瞧这丝帕也十分漂亮，上面印着色彩很艳丽的花纹，而且他略一抖擞，便透出一股浓烈的香味，直钻进悟奇的鼻管。悟奇本已头痛，被这浓香一激刺，觉得头目更是昏涨了。悟奇的本意本想细细的询问他这件事的经过，只因不耐久坐，又因他讲话太费工夫。若是一句句的向他询问，他且想且答，口吃得必更厉害，所以便对他道：“你既来托我侦探，我虽很忙碌，却没有拒绝你的道理。请你把你妻结婚前后的情形，你怎样觉察你妻行为变易，以及你所说的你已得到的证据，详细的一一说给我听。”悟奇晓得载福这一番话，必非短时间所能说完的，便燃上一支纸卷烟，一壁听他叙说。载福点了点头，却先接连咳了几声嗽，仿佛要打扫清楚他的喉管，好说得明爽些。接着他才接接巴巴的说出来。他说他妻的母家姓郁，他妻名叫婉华，他们结婚已经将近两年了，论到他们婚姻的结合，虽是由于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但结婚之后，夫妇的感情，很是融洽，老实说，他自知形容丑陋，不容易得到妇女的欢心。而他妻又生得面貌姣好，鹅蛋式的面庞，不肥不瘦，白嫩的皮肤，真是吹弹得破，那一双流动明媚的眼睛，更能荡人的心云，身段也很苗条。总而言之，双方恰巧立在相反的地位，所以当结婚时，他日又喜又忧，喜的是娶到这样美丽的妻，艳福真个不浅；忧的是这样美丽的妻，未必肯伴着如此丑陋的夫。谁知他妻并不嫌厌他，这两年以来，爱情都是十分浓厚，从未吵闹过一次。他也曾研究他妻所以和他爱好的原故，结果他断定必是由于他妻曾受过几年良好教育的原故。他妻必已了解恋爱的真谛，知道男女相爱，不该视容貌的媿妍，应当注重着性情，他自知他的性情是非常温和，因为容貌丑陋，觉

得很愧对他妻，平日对遇他妻，便格外柔顺，他妻必正因为这个原故，便也把真爱贯注在他的身上了。只是两年以来，尚未获得一个爱情的结晶品，这委实是一个很大的缺憾。他妻真可算是一个贤良的妇人，主持家政，井井有条，他家本没多人，只有一位老母。他妻侍奉得更是周到，所以他母也深喜娶到一个贤媳。他妻除掉料理家事外，其余的光阴都是消磨在看书或女红上。伊既是学校里出身，自然有许多同学和朋友，可是伊很难得去和伊们交际，偶然前往，都是因着婚丧寿庆的正当酬应。他家本很有些财产，他不必出外去谋生。平日只希望娶到一个能够终日厮守着的妻。如今竟已如愿以偿，他心中的快乐自然不问可知了。谁知祸变以来，往往都出乎人的意料之外，自从前个月起，伊的神情和行动都发生了大大的变动，家里好似藏有鬼怪似的。伊梳洗完毕后，就来不及的到外面去，饭固然难得在家吃，便连夜间睡觉也往往不回来了，一切家事自然更是不在伊的意念之中，休想伊再过问一下，若是问伊到那里去的，伊就满口的新名词，讲出一篇大道理，说是各人有各人的自由，这自由是上帝赋与的，谁也不得干涉。倘然干涉便是仇敌。说这话时声色俱厉，真个令人望而却步。他试选用温柔的态度和言词劝伊少出去，夜间万必归来。伊竟当做耳边风似的，一些也不理会。起初他还以为伊出去走动走动，结交几个朋友，原也无妨。那里想得到伊所以出外，却是受着性欲的驱使呢？他第一次发现伊的劣迹是在一天的傍晚时候。他因独自坐在家里烦闷，便信步走出去闲逛消遣，走到跑马场东面时，忽见从左边支路上走出一男一女，他们的臂互相挽着，两头几乎拼合到一起，分明是

且行且作情话。他因瞧了他们那种亲昵的神态，不禁定睛去瞧，不瞧还罢，这一瞧之后，顿使他浑身发抖，好似被人兜浇了一盆冷水。原来那女的不是别人，正是他妻婉华。他连忙再要瞧清那男的面貌，怎奈他太是近视眼，距离稍远便瞧不清楚。那时天色又将黑，他瞧出去更觉模糊，而且他们俩必也已瞧见了，立即慌慌张张的扭转身向路旁一条小弄中走进去。他忙追进小弄，却已不见他们的形影，自然已经逃避开去了。他这一怒，自是非同小可，也无心再逛。回到家中，心里打算等伊回来时怎样的责问伊，但他仔细一想，却决定暂时不动声色，因为那男的是谁还未晓得，倘和伊说破，伊必然一面抵赖，一面暂和那男子疏远。那时若要查明那男子是谁，必然万分为难。还是先忍住心头之火，一字不提，只在暗地里注意伊的行动，不消多少时候，必能查明那男子究竟是何等样人，他们的秘窟又在何处。所以那天夜间伊回到家中，他只管睡觉，仿佛没有那件事似的。但是伊借口一些小事和他大吵大闹。他知道这必是伊的一种手段，要抢先制服了他，使他不敢开口，便任凭伊怎样吵闹，始终睡着一言不发。在他原是别有用心，但伊必误会他果是弱者了。此后仍是天天出去，常常通夜不回，行踪真是诡秘。他虽日日注意着伊，但在这两个月中，他竟未能有一些儿新发现。他自是万分的忧闷。直到前天的午后，他才在无意之中又得到了一个铁证。前天午后，伊照常装饰妥善后，姗姗的走出去。大约走得太慌忙了，把一双手提皮包遗忘在梳妆台上。他瞧见了非常欢喜，连忙拿到手里打开来瞧看。见里面不过是些钞票银币和小镜粉纸等，正在失望，却在这许多东西的下面翻出了一封信。但并没有信封，只是两张信纸。信纸是妃红色的，很是鲜艳

动目，写的字迹也很秀媚，第一句是“婉华我爱”。他晓得“我爱”是情人们相互的称谓，他便想到这一封信必是那个男子寄给伊的了。他当即继续的瞧下去。可是他识字不多，字迹又略带草，他便不能一目了然。正在贯注全神一个字一个字猜着读时，不提防从他的身后忽的伸出一双手来，霍的把两张信纸一齐抢去，他忙掉头瞧，正是他妻。伊这时何等凶恶：柳眉倒竖，杏眼圆睁，并喝问他可懂法律，虽是夫妻也不应偷瞧伊的信件。还罗罗嗦嗦说了许多，才恨恨的走出去。他被伊那样一来，虽有一肚皮的恨气，却竟不知怎样发泄是好，竟瞪眼望着伊提着那皮包出去。那夜伊未回来。昨天午后回家时，扳着面目一句话不和他说话，他和伊讲伊也不理会。这一来，他更觉难以应付，但心里已断定伊必有了外遇，那是确切无疑的，他经过通夜的踌躇，才决定来请悟奇出场，查明他妻和那男子的秘密，好正式向伊提起离婚。他又说他本承认他妻是很美丽的，可是如今见了伊，却觉得伊那美色非但不能引起他的快感，且觉得心中有种种不可形容的难受。所以无论如何，定必和伊离婚。纵然侦查之后仍未查出那个男子，他也决定和伊离婚。因为他和伊往昔的爱情，如今已毁灭无余，万万不能仍在一处共同生活了。这一番话载福足足说了一个小时方才说完，悟奇几乎听得睡着了。载福虽觉已说得很详细，但悟奇自仍有种种问题要向他查问，可是悟奇的头痛越发厉害了，头颅好似要炸裂开来。这事又不比是那种暗杀案，不能稍有耽延的，所以他便一概不问，只对载福道：“大概情形我已知道。等我考虑之后，再定进行的方法。倘有必须再问你的话，我可到府上去，或是打电话给你；好在你的住址和电

话号数，你名刺上都印着。”载福连声道好。

悟奇把载福送出门后，因为这是一樁极平常的案件，用不着积极进行，便服了两片治头痛的亚司庇林药片，躺在书室中的沙发上看了一回书。约摸已是八点钟了，正要略为进些晚餐早些就寝，忽听得电话机上的电铃叮当叮当的响起来，便站起身走到机前，拿起听筒时，却是福民医院打来的，说是方才由第三区警察署送来一个受伤的人，此刻住在第三十二号病室中。这人姓庄，名叫载福，他叫我们打个电话给你，请你立刻到医院里来一趟，他有要紧话和你说，请你赶快就来罢。悟奇答应了，放下听筒，仍回到沙发上坐定。心中暗想道：我倒万想不到那一件事竟有如此迅速的发展啊！庄载福怎样受伤的，虽尚不得而知，但他早不受伤，晚不受伤，恰巧到我这里来过随即受伤，这其中便大有意味可寻。而且他的受伤，倘和那件事无关，他又何必打电话请我去呢？我既已应许替他侦查，如今忽发生了这种变动，我倒不能不前去一遭，向他问个实在。悟奇想罢，分付佣人快把晚餐开出来，胡乱吃了一些，乘坐自家的汽车，一直来到了福民医院，问明白第三十二号病室的所在，再一直走到这病室里。见室中冷清清的并没多人，载福睡在病榻上，头部和右臂上，都裹着雪白纱带，一位医生正站在榻前，把药水给他服下。载福虽已受伤，神智仍很清醒，这时他已瞧见了悟奇，便喊道：“宋……宋……宋先……生……”这医生忙对他道：“你刚服下药水，不能讲话，应该静心睡一会。”悟奇走到榻前，也对他道：“那末你且静心睡着，我既来了，总有一些耽搁，等你睡醒后，我们再细谈不迟。”载福这才闭上眼睛不再开口。却有一个五十多

岁的妇人走到悟奇身旁，满脸悲伤的问道：“这位正是宋悟奇先生罢？我儿载福忽的被人戳成这个模样，这不正是天外飞来的奇祸吗？”悟奇听了这话，知道伊正是载福的母亲，便道：“倒不是吗，……我们到外面去谈罢，让他好静睡一会。”刚巧那医生也要走出室去，三人便一同来到外面另一间室中。悟奇先向这医生通了姓名，再问道：“庄先生身上共受了几处伤？伤势轻重如何？谅必没有重大的危险罢？”这医生道：“他共受了三处伤，一在左额的上方，一在右臂上，左边的肩头上也有一处，查验伤痕的情况，分明是被一种小刀戳伤，所以戳得不很深，只伤皮肉，绝未伤及筋骨。我想在院医治一个星期，定可痊愈。意外的危险谅来绝不会有的。”悟奇听了便对载福的母亲道：“那末还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啊！”又问这医生道：“他是由第二区警署派人送来的吗？是几点钟送来的？”这医生道：“那警察送他来时，约摸是在七点钟刚正敲过。”悟奇点了点头，便对着载福的母亲问道：“你怎么知道载福被人戳伤，赶来这里？”伊哭丧着脸答道：“也是一个警察送信到我家里，说是庄载福被人戳伤，已经送往福民医院，叫我们赶快派一个人到医院里去。我一听这话，直吓得魂飞天外。我本只有载福一个儿子，又不知他被人戳成了甚么模样，提心吊胆，立刻赶到了这里，见他的伤处已经由医生裹扎妥当。我见他神智尚清楚，问问医生也无大妨碍，我这才放下一半心。他并告诉我，说是日间他曾到你府上去和你谈了好久，拜托你侦查他以为最痛心的一件事。如今他又忽的被人戳伤，而所以被人戳伤的原因，正和那件事有关，所以叫我托医院中人打电话给你，请你前来细谈。”悟奇道：“他怎么被人戳伤

的，谅他必已和你说过，你可先告诉我，倘有必须当面问他的话，等他睡醒了再去问他。”伊点头道：“这样很好。那末索性待我从头说起，来得更清爽些。他是下午三点钟从家里出来的。他出来时并未对我说要到你府上去，直到六点多钟仍不见他回来，我虽不免有些记念他，不过近来他是常常迟回家的，有时竟迟到半夜，所以我也不很介意。约摸到了七点钟时，那个警察便送信来了，我随即来到了这里。问他怎样被人戳伤的，他这才告诉我曾到你府上谈了好久。他从你府上出来，因时候还早，便在街上闲逛。不知不觉逛到了和煦路上，忽见前面有一男一女正比肩携手的走着。他一见那女的身段和神情便认出正是他妻婉华，他又认出那男的正是他上次瞧见和他妻同走的那人。他自然万分愤怒，因为要瞧他们往哪里去，便悄悄的随在他们后面。那里本很冷静，路上行人很少，不怕失掉他们的形影，他这样尾随了一回，那女的忽的掉转头，他便又瞧见了伊的面貌，不是他妻是谁呢！随即又瞧见他们二人走入路旁的一所高屋。他本想走到那屋前瞧清楚那门牌的号数，不料尚未走到那屋的门前，斗的有两双粗壮的膀臂从他的肩头上、从脑后伸到他的面前，同时再有双脚在他的腿弯处重重的踢了一下，他便支持不住跌倒在地。心知遭了人的暗算，正要高喊，已有一个用一块毛巾揪住了他的嘴，他便再也喊不出声，只瞪眼瞧着两个面貌凶恶的大汉用小刀在他身上连戳了三下，他顿时痛得昏晕过去。等到醒来，已不见那两个大汉的所在，却有一个乡下人正走到他身旁。他便喊住了这乡下人，告诉他这番情形。这乡下人立即奔到附近唤来一个警察。那警察又雇了一辆车子把他送到这里。他对我说了这番情形后，又说他受伤时，正在尾随他妻和那男子的当

儿，可见得那两个大汉正是奉了他妻和那男子之命，有意要暗杀死他，好成就他们俩的好事。宋先生、载福这话，我想也许有些理由罢。”悟奇不答，却问道：“他妻现在在那里呢？莫非尚未知道他受伤的这回事吗？”伊道：“我想，伊哪有不知道的道理。不过故意装做不知道，表示伊是无干系的罢了！伊是中饭后就从家里出来了，直到此刻仍未回家。方才我已派人到伊母家去问过，据说并不曾去，也许仍躲在和煦路那所高屋中罢。”伊刚说到这里，载福从室中喊道：“悟奇先生请进来罢。”悟奇当即走到室中，就在他的榻沿上坐下了。他把怎样被害的情形一一的对悟奇说了，和他母亲所说的一般无二。悟奇略为沉吟了一下，便问道：“你当真瞧清楚你妻的面目吗？”载福道：“是的，瞧得很清楚，一些没有疑义。”悟奇道：“那男的呢？”载福道：“因他并未掉转头，所以未能瞧见他的脸，只见他是中等身材，穿了一身白色的西装。”悟奇道：“你妻是怎样的打扮？”载福凝了凝神道：“伊是身穿白地红花的绸旗袍，白丝袜和白皮鞋，手里却提着一双黑色的皮包。”悟奇道：“他们二人走进那屋后，大约隔了多少时候你便被那两个大汉扳倒了？”载福道：“至多不过五分钟。”悟奇道：“你跌倒的所在离开那屋大约有多少远近？”载福道：“虽不能确言多少远近，但总距离着好一段路。”悟奇道：“你自然是在无意中遇见他们二人的。你尾随着他们，是不是一直走向和煦路？他们曾否顺拢他处，或是曾在半路上和别人谈天？”载福摇头道：“没有，没有。他们是一直走上和煦路，我是紧紧的随在后面，并未见他们拢过别处或是和别人谈天。”悟奇微笑着又问道：“你不是以为那戳伤你的两个大汉是奉了你妻

的命令吗？”载福正色道：“这个自然。倘非是他们二人的诡计，怎会那般凑巧！我想他们必已知道我拜托你侦查那件事，深怕内容暴露，好事不成，便起了狠心，要把我置之死地。偏偏不幸我正独自儿随着他们，又是走到了那冷僻的所在，他们认为时机已至，便命令那两个大汉突然的动手戳我了。宋先生，这是显而易见的情形，谁也不得否认的呀！”悟奇很凝重的道：“你这推测，只就一部分的情形上说果然有相当的理由，但若参酌前后的情形，可就不免发现种种的漏洞了。第一，你来托我侦查那件事，是在今天午后三点多钟；你被那两个大汉戳伤，是在今天午后七点钟，其中只相距三个多小时，你妻未必能有那般迅捷的手段，已经寻获着动手的歹人，又已布置好一切。第二，那两个大汉是预先埋伏在和煦路上，等候你到来的；还是见你已走到了和煦路，临时奉到命令赶来动手的呢？若从前一说，你尾随你妻和那男子原是偶然的事。既是偶然，你妻又怎能预先料到你定于何时何刻走上和煦路，而分付那两个大汉埋伏下呢？若从后一说，你妻和那男子走进那屋后，未及十分钟你已被害，你被害的所在，离开那屋又有好一段路，那末他们二人走进那屋后，纵然立刻命那两个大汉赶来动手，但那两个大汉也绝然来不及呀！”载福听悟奇这番话，分明是袒护他妻，心中老大的不愿意，便道：“话虽如此，可是歹人的诡计多端，往往能出乎人的意料之外。总而言之，我妻和那男子携手同行走进那屋并不是推测，却是我亲眼所见。即此一端，已足证伊自甘下流，堕入邪道。我只须根据这一点，已向伊提出离婚，伊已无反抗的余地了。”悟奇不和他多辩，再问道：“那所高屋是在和煦路上的那

一段？有没有甚么易于辨认的标志？”载福道：“那屋是在和煦路的中段。大门前有一株大树，是很容易认识的。宋先生，你问这话可是要往那里去查询吗？”悟奇道：“是的，我要查出那屋的主人是谁。你瞧见的那个男子是那屋里的甚么人。”载福道：“你倘果真要去，务必格外当心。他们既知道你已替我侦查，也许迁怒到你，对你有甚不利的举动。”悟奇微笑道：“这个我是不怕的。莫说像他们这样的人，便是比他们厉害十倍的人，我也曾领略过呀！”载福若有所思，又道：“依我劝你，还是不去的为是。因为倘竟受了他们的暗算，我如何对得住你。”悟奇道：“这个不关你事，你尽管放心便了。等我查到了重要的消息再来告诉你便了。”悟奇因此没有勾留的必要，便告辞了载福母子和那医生回往家中去了。

悟奇次日早起，头痛已痊愈了。进了早餐，便步行前往和煦路。到了那里，再顺着缓缓前进。走到了路的中段时，果见路旁有一所高屋，屋的门前有一株大树。心想载福所说的必然正是这里了。立定了脚步瞧看，见门头上装有一只门灯，那白色的鸡心形灯泡上有“知足庐”三个黑字。心想这必是谁家的别墅。凑巧那两扇铁花的大门是虚掩着，悟奇便伸手敲了两下，随即有一个阍人倒了门。悟奇忙向他招呼了，并说出了自家的姓名。这阍人倒也知道悟奇的大名，微笑着道：“先生特地前来，谅必又是侦查甚么案件，不过我们主人是向来不问外事的，未必能供给你甚么资料。”悟奇听他说话不像是粗人的口吻，心里很觉高兴，以为必能从他口里探出些重要消息来，当下便道：“我不过随便前来问问，和你家主人原没有一些关系，不过我要借此查得一个反证罢了。请问你家主人是姓甚么？向日干甚么营生？”这阍人道：“我家主

人姓王，是做颜料生意。”悟奇道：“住在这屋里的有多少人？”他道：“只有我家老主人和小主人两对夫妇，再有几个孙少爷和孙小姐。”悟奇道：“你家小主人自然是三十左右岁的人。”他道：“正是。”悟奇道：“他常常穿西装罢。”他道：“正是。”悟奇道：“他必是常常和他夫人一同出外散步。昨天午后六点钟后他们二人不是曾一同回来的吗？”他道：“是呀，你怎么知道的？”悟奇紧接着又问道：“那时他夫人不是身穿白地红花的绸旗袍吗？白袜白鞋，手里还提着一双黑皮包，对吗？”他道：“一些不错。那时候，你莫非也在这里？否则怎会晓得这样仔细？”悟奇笑道：“那时我倘是在这里，此刻也不必来了，承你的盛意一一的回答，我已经证实了我的推想。”他道：“你再有话要问我吗？”悟奇道：“没有了。我们再会罢。”悟奇随即仍从原路走回，且行且想道：“这就奇了，载福瞧见的分明不是他妻，他却定要说是他妻，这是甚么原故？倘谓他是瞧错了，然而他曾说瞧得很清楚。既然瞧得很清楚，又怎会把别人家的妻错认为自家的妻呢？这当中委实有可疑之点，再如他昨天第一次和我谈话时，曾说在路上瞧见他妻和一个男子同行，两头拼拢在一起。既是拼拢在一起，他的视线当然能够同时瞧见他们二人的面目，可是他偏说只瞧清了他妻，却未瞧出那男子的容貌，这话不是也觉和情理欠合吗？”

悟奇随即又走到第二区警署，查问昨天那个警察，把载福送往医院时，在那附近地方可曾发现甚么可疑的形迹或是物件。据署中人回答，并无何等可疑的形迹，只在载福的身旁拾得一方手帕。但已问过载福，并不是他的，也许是那两个大汉中不知哪一个匆忙中落下的。悟奇听